



▶昔日一班頂尖作曲填詞人被畫成漫畫，相當有趣
大公報記者陳惠芳攝

◀盧國沾（前）拍攝海報照片那天，太太（後右）和女兒陪伴在側
新娛國際供图



隱退20年 作品演唱會下月舉行

沾叔填詞 無師自通



▲沾叔隱世後再沒有填詞，但過去寫的逾千首歌，足以令人回味無窮
大公報記者陳惠芳攝



▲丘亞葵（左）請到沾叔出山，也是觀眾之福
大公報記者陳惠芳攝



▲沾叔與盧太鶼鶼情深
大公報記者陳惠芳攝

據說當年盧國沾在「麗的」出任宣傳總監時，資深記者都知其「牙擦」，有一名初入行女記者不知底蘊，覺得他自以為是，於是向他說：「山水有相逢嗎！」盧國沾馬上回答：「山水有相逢又如何？還要看到時邊個求邊個。」盧國沾後來因中風而隱退了二十年。本報記者近日在他家裏訪問了這位昔日的著名填詞人。如不是「新娛國際」董事總經理丘亞葵邀他出山，在下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在紅館舉行兩場盧國沾作品演唱會，相信也難得以重溫「沾叔」的經典作品。

大公報記者 陳惠芳

沾叔家裏布置簡單。盧太說給他一早梳理好，「等着你們來。」沾叔沒有搭嘴，只是笑笑口。盧太所說的梳理好，也不過是將沾叔的頭髮梳理齊整，沾叔還是一身便服。這也好，感覺就如探訪一位前輩，沒有隔閡。沾叔在作品演唱會海報裏，穿得「西裝骨骨」。聽說拍海報當日，沾叔穿上西裝後，容光煥發，自信心完全回來了。最開心的人除了盧太之外，還有一班對這位詞壇聖手感到陌生的九十後，有機會聽到沾叔筆下的歌。沾叔作品充滿人生哲理，不像時下一些填詞人作品沒有中心點。記者有一次於電視上看到一位新人歌手，開腔唱第一句竟是「買奶……」嘩！這是什麼歌詞？

年輕時只睡三小時

沾叔閒時會將時下歌曲的詞改寫自娛。以前年輕時，他每日只睡三小時，如今睡得多了。今次訪問，沾叔其實說得不多，有許多是其太太代答。盧太還不時搞搞氣氛，沾叔每答一個問題，盧太就會搭一兩句嘴，看似「互窒」，卻讓人感到鶼鶼情深。
沾叔填詞無師自通。一九六八年，盧國沾大學畢業後，加入無線電視的官方刊物，負責專訪電視台前幕後人員及撰寫影評，「那時的電影有張叫『本事』的紙，裏面有主題曲和插曲，我貪得意填字，還偷出來，看詞和音合不合韻。記得於一九七五年，巧遇一名監製，問我有無膽量為主題曲填詞，我最憎人問我夠不夠膽量，於是乎我填了人生第一首作品，就是伍衛國和呂有慧主演的《巫山盟》，自此之後，我便愈寫愈多。後來很多人問我你識寫歌詞嗎？我答他們：「咁點呀！」

年輕人最大本錢是吃得苦，那時他到無綫上班，收工後便為報館的朋友做替工，一日工作十多小時，他都能撐過去。
「在報館收工後，回家與太太吃宵夜，之後睡三小時，然後通宵填詞，所以那時個個叫我『盧全能』。」此時盧太帶笑說：「他那時是三三制，即是每日要抽煙三包，飲三杯咖啡，邊個沖？當然是我，天亮就回無綫上班。」

其後沾叔隨梁淑怡、林旭華、劉天賜等人跳槽佳視，人稱「六君子」，「我做宣傳總監，日日面對外人，記者覺得我『牙擦』，便叫我『牙擦沾』，哈哈！」翌年，佳視倒閉，沾叔去了廣告公司工作，但這位「牙擦沾」從沒停過填詞，當年在「麗的電視」工作的著名音樂人黎小田找他為電視劇《變色龍》主題曲填詞，之後麥當雄旗下的監製，都叫他為劇集主題曲填詞。沾叔後來還入了麗的當宣傳總監，「那時，我一晚可以填一首歌，我睡的三個小時，腦中幾乎都是拍子和歌詞。」其作品水準，令他與已故的黃霑，以及另一位填詞人林夕，成為填詞

界三巨頭。
沾叔隱世前填了逾千首作品，也同不少歌手合作過，可是提及和歌手合作的趣事，他就一臉嚴肅說沒有。此時盧太搭口說：「同張德蘭、薰妮、甄妮她們，你都熟㗎。」沾叔沒有和太太鬥嘴，一句也不答。到上世紀八十年代，沾叔離開麗的，與太太自組廣告公司，一九九〇年沾叔因一次意外，其後成了隱世詞人。

疲勞過度死過翻生

沾叔看似有點累，盧太接着說：「他當年出意外，是因為疲勞過度。有一日他在家中浴室沖涼，見他沖了半小時也不出來，敲門又沒有人應，我就撬開浴室門，驚見血流滿地，馬上叫救護車送他入急症室。血是因他撞傷眉骨，惟他一直昏迷，六、七個醫生一齊搶救也救不醒他，心跳指數又弱，院長同我說過多二十分鐘他還醒就宣布他死亡。當時我很徬徨，出了急症室自言自語說：死啦！個女這麼小，還有老爺，你一句說話都沒說就走了？我一講完，就收到通知他有知覺，醫生再次馬上搶救，其後送上私家房。昏迷了四日四夜的他，未醒之前，病房電視播映《今生無悔》，護士就說：『盧生你醒啦！正播着你寫詞的主題曲《今生無悔》呀！』怎料他真的醒來，第一句便說『嘩！你班女人好鬼嘈㗎！』講完這句又再睡着了。」

沾叔那次中風導致半身不遂，他說只覺睡了一覺，因連夢都沒有，只記得浴缸的棍液，卻原來他曾一度徘徊生死邊緣。
死過翻生，沾叔從此退隱，其間曾傳過他多次死訊。當年「牙擦沾」敵不過身體，如今起居飲食都要靠太太幫助，盧太對沾叔照顧得無微不至。訪問中，她雖走走走去，眼睛卻從沒離開過丈夫一眼，他要水，盧太即刻奉上，上洗手間，盧太又小心翼翼地扶他進出。盧太說自己儼如她的「奴隸」。

沾叔與太太相識於中大新開系，當年新聞系全班只得她一個女孩，沾叔又不時問她要不要原稿紙，本來不願路都要陪她坐車。心想她自己有錢買車，不用他送，他有傲氣，她自己同樣高傲。有說「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臨頭各自飛。」盧太並沒有飛走，她也有傲氣，人讚她強人般勁，她回應說：「勁七鬼！」勁與否不是盧太說，是我看出來。此時沾叔說：「我走啦！（入房休息）無話說了。」此時「奴隸」即時走過去，把他從椅上扶起來緩步走入房間。我們也就此結束訪問。

走出沾叔家，「牙擦沾」、「盧全能」，或者大家覺得俱佳矣！但他對詞壇影響卻是深遠，黃偉文、林夕等，至今對他仍十分尊敬。今天雖有很多填詞人，但要再出一個詞壇聖手，又談何容易！



▶薰妮因沾叔填詞的《每當變幻時》走紅，對恩師銘記於心
網上圖片

「盧全能」非浪得虛名

小時很喜歡薰妮唱的《每當變幻時》，那時只知歌動聽，詞具深意，卻不知作曲和填詞人是誰，後來才知道，歌詞出自盧國沾手筆。

歌迷聽歌，通常不會留意作曲者和填詞人，於是，近年有不少作曲、填詞人，為了讓大家知道一首歌曲的成功，除了歌手演繹得好之外，作品的作曲和填詞人亦有功勞，因而舉辦以作曲家、填詞人為主題的音樂會。早幾年黃偉文舉辦了作品展演唱會後，陸續有前輩顧嘉輝、潘源良，以及即將舉行的盧國沾作品演唱會。他們對樂壇的貢獻，成就了廣東歌於一九七〇年代至八〇年代的光輝歲月。

第一首作品《巫山盟》

盧國沾小時候，由於姊姊喜歡看電影，經常從電影院帶回刊載有電影簡介和歌詞簡譜的「本事」，從而引起盧國沾對配樂和填詞的興趣。一九七五年，他為無綫劇集《巫山盟》作詞，以先詞後曲的形式創作出第一首作品《巫山盟》，從此開展填詞人生涯。接下來，該劇的插曲《田園春夢》，則是以先曲後詞形式創作。如今在一些懷舊演唱會上，還會聽到盧國沾此作品，「園野春夢，花開燦爛笑春風……」詞藻寫出了愛情的純樸優美。

不過，要數最多人認識的，該是薰妮的《每當變幻時》，歌詞中「懷緬過去常陶醉／一半樂事／一半令人流淚／夢如人生／快樂永記取／悲苦深刻藏骨髓……」夢如人生，盧國沾似是早已看破世情。他在事業的巔峰時刻，卻因中風而被迫隱退，相信對一個事業「如日中天」的人來說，打擊一定不小。今次訪問，沾叔雖說話不多，可是他多年前曾經昏迷了四天，連夢也沒有一個，夢如人生相信是他醒後的頓悟。

不過，當年的「盧全能」並非浪得虛名，那時他隨着武俠片熱潮，寫下了不少經典的武俠歌曲，如《天蠶變》、《小李飛刀》、《陸小鳳》等，故他還有「盧大俠」之稱。

敢於嘗試不同題材

除此之外，他亦敢於嘗試不同的題材，譬如寫家國情懷的《萬里長城永不倒》，抒發鄉愁的《大地恩情》，說人生無常的《戲劇人生》、《變色龍》和《每當變幻時》，獨白式表達二人感情拉扯的《找不着藉口》，異地戀的《雪中情》，舐犢之情的《漁火閃閃》，故舊之情的《相對無言》，勵志的《前程錦繡》，羈旅別離的《人在旅途灑淚時》，描繪歷史人物心理的《秦始皇》、《武則天》，講述太極哲理的《太極張三丰》等。

沾叔的詞作中，有不少句子後來也成為香港人的日常用語，例如：《小李飛刀》中的「難得一身好本領，情願始終闖不過」，「人生幾許失意，何必偏偏選中我」，《陸小鳳》中的「情與義，值千金」，《秦始皇》中的「大地在我腳下」，《天蠶變》中的「再與天比高」，《每當變幻時》中的「石頭他朝成翡翠」。近年很多電影都加入了沾叔作品，讓年輕人認識盧國沾的金曲。

二〇〇一年，盧國沾獲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頒發「音樂成就大獎」，二〇一五年在香港電台第三十七屆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上，再獲頒香港樂壇最高榮譽獎項「金針獎」。「牙擦沾」當年有「山水有相逢，到時邊個求邊個都未知？」名句。沾叔隱世二十多年來從未求人，傲氣不減，連照顧他的盧太太也自稱為「奴隸」，能不服焉！